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西方古典学研究

古代希腊政治 与社会初探

黄洋 著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古代希腊政治 与社会初探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黄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黄洋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5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7-301-24194-3

I. ①古… II. ①黄…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古希腊
IV. D0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6743 号



书名: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著作责任者: 黄洋著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194-3/K·10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刷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5.75 印张 195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黄 洋（复旦大学）

高峰枫（北京大学）

编 委：

陈 恒（上海师范大学）

李 猛（北京大学）

刘津瑜（美国德堡大学）

刘 玮（中国人民大学）

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北京大学）

彭小瑜（北京大学）

吴 飞（北京大学）

吴天岳（北京大学）

徐向东（浙江大学）

薛 军（北京大学）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张 强（东北师范大学）

张 巍（复旦大学）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19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19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II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前 言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是笔者在 1994 年至 2007 年间陆续发表的一些关于古希腊史的文章,偶尔也涉及罗马史。这些文章并不全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多少都包含了笔者从事古希腊史教学研究的那么一点心得;也不全都能形成主题集中的专题,除了关于农业、土地所有制与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以及雅典民主政治的两组文章比较集中之外,其他几篇分别涉及不同问题。因此,结集而成的只能说是一部散论,而且“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这个标题也只是笼而统之的,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

不过,结集出版却迫使笔者不得不认真检讨自己的学术研究。关于农业、土地所有制与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这组文章,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专题研究基础上撰写的,有些是进一步的阐发,有些不过是针对国内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兴趣,从不同角度进行的阐述,不能说很有新意。当初笔者选择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为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其实是有特定的学术背景。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初,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对希腊城邦的兴起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提出城邦兴起于公元前 8 世纪中期(如今被称为“公元前 8 世纪革命”),并进一步论述说,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导致了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革,最终促使城邦制度的形成。他的相关论述激发了古希腊史学界对城邦兴起这一问题的极大兴趣。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如法国学者

IV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德·波利尼阿克(François de Polignac)在1984年出版《希腊城邦的兴起:公元前8—前7世纪的宗教崇拜、空间与社会》一书,提出希腊人的宗教崇拜是围绕不同的宗教崇拜圣地进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崇拜共同体。这个过程先于城邦的兴起,是促使城邦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因素。^① 斯诺德格拉斯自己的学生扬·莫里斯(Ian Morris)在198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中^②,则对老师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论证说公元前8世纪墓葬的增加并不像斯诺德格拉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人口增长的证据,而是社会结构性变革的结果。城邦兴起之前,死后埋葬在正式墓地里的权利限于贵族阶级,但城邦兴起之后,更多的社会成员获得了这一权利,从而导致了墓葬的增加。在他的解释模式里,墓葬被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仪式化体现,反过来也强化特定社会结构,因而十分具有启发性。

但是在这诸多研究之中,学者们却没有关注城邦的土地制度基础这个问题。和城邦兴起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否反映在经济生活领域?换言之,社会成员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否也相应地发生了某些变化,以便适应城邦新的社会结构,成为其稳固的基础?具体而言,在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支撑着城邦的社会结构?笔者的博士论文选题正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希望能拓宽城邦兴起研究的视角。收入本书的相关文章,有的直接或间接回应了这一问题,有的则转向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试图论证农业是希腊城邦社会的根本基础,进而提出,希腊(与罗马)城邦实质上是以自由农为主体的国家。当然笔者没有预料到,关于希腊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论述再

^① François de Polignac, *La naissance de la cité grecque: cultes, espace et société VIII-VII siècles avant J.-C.*,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84; 英文版标题为 *Cults, Territo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② Ian Morris, *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 The Rise of the Greek-City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次引发了古希腊经济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工商业为主的争论。在西方学术界,这一传统争论被冠之以“原始派”(primitivist)和“现代派”(modernist)之争,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德国学术界的争论。实际上,当国内学术界还在纠缠于是农业还是工商业为主这个老问题的时候,西方学术界早已因为芬利(Moses Finley)基于韦伯和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理论对古代经济的分析而走出了“原始派”和“现代派”之争,迈进到所谓“实质主义派”(substantivist)和“形式主义派”(formalist)之争,亦即古代人的经济活动是“嵌入”(embedded)社会其他活动之中的,因而不能用现代概念加以分析,抑或是有着和现代经济类似的特征,可以用现代经济概念进行分析。笔者不能不承认,由于再次回到了希腊城邦是以农业还是工商业为特征的问题,而没有将讨论推进一层。在西方学术界,这个问题已不成其为问题。因为谁也不会否认,尽管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可能较为发达,但城邦社会的根本仍然是农业。但在国内,它却仍是一个问题。这是因为,仍然有人想当然地相信——至少在笔者看来如此——后世的中国和西方文明呈现出的不同特征应归因于古代中国和希腊的根本性不同。因此,笔者的重申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不过,笔者希望有学者能够对古代经济研究的学术史做进一步的分析,至少让我们意识到,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古代希腊的经济特征。^①

收入文集的另一组文章,是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这是希腊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因为和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与观念的极深渊源,它是西方学者争夺的一个主阵地。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从学生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其中《雅典民主政治初探》一文即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初成。《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一文最早

^① 其实晏绍祥业已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古代经济研究,见其《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100—113页。

VI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的问题意识,也可追溯到笔者在这个阶段对希腊各地遗址的实地考察。当初出现在脑海中的问题是,为什么每个遗址上最为显著的建筑和空间是神庙、市政广场、露天剧场、体育场,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宫殿、私宅大院之类?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笔者的头脑中,直到开始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后才逐渐形成本文的主题。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在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但同样包含着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偏见。西方学者囿于政治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倾向于以某种方式在古希腊民主政治和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之间建立起一个谱系,尽管早就有人指出了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巨大差异。国内一些深受西方精英主义观念影响、对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怀有好感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只有现代民主制才是真正完善的民主政治,而将古希腊民主简单地斥之为“少数人的民主”或“暴民政治”,是“短暂的”和“不稳固的”。近来国内学术界出现的另一个倾向,同样对古希腊民主政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部分坚守中国式精英主义的学者倾向于从中国传统中寻求政治资源,而将古希腊民主政治简单地斥之为“村镇民主”,因而否认其对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当代中国具有什么潜在的积极意义。由于这些种种倾向的存在,国内学术界鲜有人对以古典雅典为代表的具有创造性和深远影响的古代民主政治实践做比较深入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而且费解的事情。实际上只要略微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古希腊文明最为辉煌的创造是在古典时代,而许多最重要的创造都是以民主雅典为中心的,就很难不注意到雅典民主政治的巨大作用和影响。难道我们对此能够简单予以否定、而不去认真和深入探讨其历史意义吗?当然,这样的诘问并不能解决问题,笔者的这几篇小文也远未能触及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所有问题,更不用说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了。惟有期待学界同仁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和研究。

至于《同性恋与古希腊社会》一文,这里需要做个特别交代。学生

时代囿于无知以及所接受的正统观念,笔者对于有关古希腊同性恋的论著一概排斥,讥为西方学者的无聊和毫无积极意义的智力浪费。工作以后,在从事教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同性恋实乃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于理解古希腊社会和文化的一些特征十分重要,始意识到作为研究者,为自己涉猎的领域设立禁区是多么片面。乃撰此文,作为自我检讨的一种方式。论文投给一家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遭到退稿,编辑委婉地解释说此类论文被认为不合时宜。幸得《世界历史》予以刊载,之后再也未听说有关同性恋的研究是不合时宜的了。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集里的文章几乎都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标准。一来文章的题目都太大、太宽泛,因而很难细致而深入地展开讨论。更为严重的也许是,对历史问题进行一般性的论述或者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做法可能是很有风险的,易于导致扭曲的理解,甚至谬误。例如古希腊史的史料以雅典最丰,而对其他许多城邦和地区我们却所知甚少。如若不得不严重依赖雅典的史料,而得出关于希腊城邦的一般性结论,就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上述风险,对此读者不可不察。对于青年学子来说,笔者的这种学术路径不仅不应是效仿的榜样,也许反而应是批评的对象。但笔者之所以采取了这种路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1990年代初在笔者开始从事古希腊史教学研究的时候,国内相关资料十分缺乏,比如几乎读不到古典学专业刊物,因此难以像西方学者那样进行更为专门的研究;其二是笔者觉得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不同,非常专门的研究不一定会引起同行兴趣并且激起进一步的讨论。因此,笔者有意放弃了按照西方学术标准从事研究的努力,转而针对国内学术界的问题意识,试图以学理探讨的方式,提出和表述一些对我们而言有意义、同时也受到国外学者关注的问题,并不希冀给出权威性或者无懈可击的结论,而是期望引起更多的讨论。但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外学术的差异与鸿沟大大缩小。采取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接受的方式和路径进行研究,同时又不

VIII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失我国学者特有的问题意识,也许不仅变得可能,而且也变得更为必要了。

对于收录本书的文章,笔者仅对一些明显的错误和不当表述做了最为必要的修改。为此要感谢带有批评眼光的诸位同行朋友和读者,包括一位未具名网友对《同性恋与古希腊社会》一文中有关柏拉图性倾向的武断猜测提出的批评。此外,笔者还在注释中增补了少量后来出现的研究文献。

笔者还要感谢当初负责编发这些文章的诸位编辑的青睐,但这本文集得以出版,要特别感谢本书的编辑岳秀坤先生,若非他的邀约和对笔者一再拖延表现出的巨大耐性,就没有这本集子。

这本小书付梓之时,已临近爱妻张洁和小女希言的生日。谨将本书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献给她们。

黄 洋

2012年11月

目 录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1
前 言	1
一 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	1
二 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	13
三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26
四 自由农、土地所有制与希腊罗马城邦社会	43
五 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	82
六 雅典民主政治初探	97
七 民主政治诞生 2500 周年:一个系谱的建立	111
八 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	126
九 古代希腊的同性恋	151
十 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	167
十一 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	186
十二 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	203
十三 尼采与古典学研究	217
索 引	231

一 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 希腊国家的形成*

荷马史诗是古代希腊最早的文献材料,学者们习惯将它所描述的社会称作荷马社会。^①对荷马社会性质的判断是早期希腊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同学者们对早期希腊国家形态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国内学术界,传统的说法是,古代希腊的国家产生于古风时期。在此之前的荷马社会被看成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形态,而荷马史诗中所描绘的早期民主制也被说成是氏族社会内部的军事民主制。^②这种看法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一是荷马史诗中有关部落和氏族的记载。荷马史诗中不止一处提到部落和氏族,如在《伊利亚特》中,涅斯特尔这样劝告阿伽门依:“将你的士兵按部落(phyle)和氏族(phretras)划分吧,阿伽门依,以便氏族能够支援氏族,部落能够支援部落。”^③当然,这两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希腊氏族社会的论述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

① 国内学者亦常称之为“荷马时代”,然因荷马史诗所描写之社会的年代无法确定,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避免“荷马时代”之说。

② 国内最具影响的大学教科书均持这种看法,如《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编:《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11—112页;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220—223页;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54—157页。

③ 《伊利亚特》,II,362—363行。

2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主要是基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即摩尔根《古代社会》中有关北美印第安部落的研究,并将后者有关部落社会的论述同希腊文献中有关部落和氏族的记载联系起来,便形成了其有关希腊氏族社会与国家起源的著名论断。在恩格斯看来,荷马时代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①,之后才产生了国家形态。长期以来,学者们只是对这个论断加以阐释和丰富,而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于是便仅仅依据希腊文献中有关“部落”和“氏族”的记载,将荷马社会描述成为以氏族—胞族—部落为结构的原始社会形态,相应地,这时的希腊人就只能“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而不能跨越一步了。然而,上述理论赖以成立的两个基础都值得重新审视。首先,利用人类学研究成果来论证古代社会历史的方法已经受到学术界的质疑,近代或现代原始部落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并不一定反映古代社会的情况,二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即前者并没有能像后者那样,演进到文明社会。而更为严重的是,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对早期希腊社会的研究,尤其是法国学者对希腊“部落”和“氏族”组织及其与城邦之间关系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表明,我们通常翻译为“部落”和“氏族”的希腊语词汇 *phyle* 和 *genos* 在早期希腊并不代表血缘组织。实际上 *genos* 一词有着多重不同含义,可表示“家庭”、“贵族家族”,亦可表示“族群”等,但却不表示血缘氏族。^② 从雅典的情况来看,虽然“部落”这个名称一直存在,但早在古风时代,它就已经演变成了城邦内以地域为基础的行政组织,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部落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卷,22页。

② 参见卢塞尔:《部落和城邦:古风时代与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社会组织研究》(D. Roussel, *Tribu et cité: études sur les groupes sociaux dans les cités grecques aux époques archaïque et classique*),巴黎1976年版;布里奥:《探求氏族的性质——雅典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社会史研究》(F. Bourriot,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du *genos*: étude d'histoire sociale athénienne périodes archaïque et classique*),里尔第三大学1976年版。

有了本质的区别。

这样看来,传统的看法是仅仅建立在并不十分可靠的研究方法和史料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上面所提到的新研究成果也迫使我们对早期希腊社会进行重新认识。本文试图对有关荷马社会性质的传统看法提出质疑,并通过对它和希腊更早期历史的分析,说明荷马社会并不是原始的氏族社会,而早期希腊国家的产生则应在一个更早的阶段。当然,本文无意否定恩格斯有关国家起源的一般论断,只是就古代希腊早期社会形态这一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希腊历史发展的总体线索来看。许多学者习惯于将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合称为爱琴文明,并进而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文明,是希腊文明的史前阶段,同“黑暗时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希腊文明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爱琴文明,尤其是迈锡尼文明同后来的希腊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1952年,年轻的英国建筑师迈克尔·文特里斯成功地译读出了迈锡尼时代的线形文字 B。其结果大出学者们的意料,虽然线文 B 和后来的希腊字母文字大相径庭,但它们所表述的却是同一种语言,这就是古希腊语。正因为如此,文特里斯及其合作者查德维克将反映他们成果的著作定名为《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语文献》。^①如此看来,迈锡尼文明并不是独立于希腊文明之外的一个文明,而是希腊文明的一个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学者们一般认为,迈锡尼时代是希腊文明的青铜时代。^②

利用考古学的材料和线文 B 的泥板文书资料,大致可以描绘出迈锡尼时代主要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这个时期,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而是诸个王国并立的局面。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称为 wanax,他的

^① 文特里斯和查德维克:《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语文献》(M. Ventris & J. Chadwick, *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第 2 版(1956 年初版)。

^② 维尔缪勒:《希腊青铜时代》(Emily Vermeule, *Greece in the Bronze Ag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